

似水流年

马年说骏马

曹宁元

马年伊始，那幕“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……”亲历场景，宛如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

岁月悠悠，时光深处，首次与军马的奇妙相遇，让我的心灵永远铭记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们岱山岛南峰陆家山咀自然村驻扎着一队解放军。部队里有马，但数量不多，且在操场墩下边搭建了一个简陋的马棚。有一天，童年的我独自在马路边玩耍，没想到有黑鬃黑尾巴的脱缰骏马悄然迎面而来，我陡然心惊，慌忙转身逃跑，而马却紧追不舍。情急之下，我风驰般跑下马路穿越弄堂，可马依然紧跟在我的身后，连它的喘气声都能听到。当我一溜烟地跑进家门，倏地关好矮门（旧屋大门前面的一扇木质小门，俗称“矮门”）时，马虽身体受阻，但马头还是从矮门上方伸了进来。我顿时吓得大哭起来，奶奶和母亲连忙从各自房间奔了出来，给予拥抱加安慰。不一会儿，晒盐的爷爷也闻声而至，他二话没说就去部队报告。战士飞快地跑步前来把军马牵走，然后对马实施了教训。

事后爷爷和蔼可亲地同我说：“马是通人心的，不会啃你头皮，只是它喜欢跟小孩玩……”然而，自从部队撤走后，在我生长的地方再也没有见到骏马的影子。

一个雪花飞舞的岁暮，我参军入伍来到了2000多公里外的东北野战部队。那时野战军汽车甚少，我们团仅配备一辆4座位的吉普车，且只给团部使用。不过军马倒挺多，团里两个单位有马，一个是炮连，有10多匹；一个是司令部所属的管理股，有8匹。炮连的马，多数是骡子品种，主要用于拉马车驮钢炮。管理股的马，是纯正的优质蒙古品种战马，专门供于团首长骑坐，通常用于战时长途跋涉和平时的野外拉练及执行重要军事任务。

初来乍到的我，起初对什么是驴、骡子和马分不清楚，尤其是骡子与马，长相差不多。后经战友解释，才涨了知识。其实，在生物分类上，三者都属于奇蹄目马科类，不同的是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物种。从外表看，驴个头小、耳朵长、尾巴短、脾气犟，骡子个头比马稍大、力气大，尾巴比马短些。部队里的马（包括骡子）均有编制，有专供饲料，建有马圈，专人饲养，适时训练（战马必须课目），视战友相待。所以，部队里的军马匹匹体质强健，精神抖擞，反应敏捷。

在部队，我是团机关食堂的给养员，与饲养战马的战友恰是同一个单位（管理股），为此有条件有机会常常与战马打交道。上午和下午每天需要两次遛马，一有空闲，我跟着去，从中学习了不少骑马的基本要领：上马后双手要拉紧马绳，身体稍向前倾，慢慢半松马绳，马即开始前行，马绳越放松，马就跑得越快，一旦全部放松，马就会四蹄扬起奋驰。如让马向左转或右转，就得拉紧或左或右那股绳。让马停下就得拉紧马绳，这时的马自然会昂起头来停下，有时会在原地转几下这才停住。清楚记得，那时着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的我，骑着战马，肩挎冲锋枪，在雪地上拍照留念，那个飒爽英姿的“傻相”，还是挺有风采的。

有一年，我们团奉命赴内蒙古昭乌达盟（现为赤峰市）阿鲁科尔沁旗执行一项任务，在那里驻守了大半年。部队开进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原，在一个叫罕山的地方扎营。罕山是座巍巍的大山，前后左右都是辽阔的草原。

歌曲《南泥湾》有句“遍地是牛羊”的歌词，而此地却遍地是马羊。马儿一群一群的，羊儿一团一团的，多得不计其数，有银鬃栗毛马、白额白鼻梁马、棕红色的马、黑色枣骝马、黄白色的马……几乎什么品种皆有，匹匹都相当英俊漂亮。马群一旦集体奔腾，风驰电掣，气势磅礴。

到了6月，草原上的草儿开始发青，蓝天下，马群和羊群宛如朵朵云彩缓缓挪动，煞是好看。在风和花香的日子，工作之余，我们常去军营附近牧场，打手势请牧民套马。牧民非常领情，每次都会爽快地尽情表现。马奋蹄在前面跑，手拿套具的年轻牧民骑着骏马紧追不舍……不一会儿，马就被套住了，马随之昂头一阵嘶叫。

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当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，那样的场景，将永生难忘！

心灵隽语

紫花地丁

陈斌 文/摄



此草，是野草，也是灵草，更是仙草。惊蛰后，它便绽放了。那时仅绽了数株，然幽香沁人心脾，它是这般静紫、静雅、静美！

它是海岛上极柔韧的草，蓝紫色的花冠，微小、娇柔，形如汤匙，亦如兔耳，宛如顷刻将隐入泥土沉睡。不过，这般纤弱、孤寂的植株，骨子里偏偏是坚忍、笃定，除却水仙，除却海岸边那些粗糙的咸水林，它简直算首个向探林人报春的奇葩，在微凉的海风、薄薄的晨雾中独吐幽芳。

它与海棠、樱花几乎同批点缀春天，只是后者常植于苑圃，为雅客吟咏，而它往往贴着泥皮，贴着断崖、礁石缝，或贴在渔民旧屋残瓦的墙根里，被忽视。它是这般静默无闻的紫花地丁啊。

然此刻，它那沉默的蛰伏，偏遭一个闯入者的快门声惊扰了。

“奇草，奇草，尔属何种科属呢？”对于我的端详，紫花地丁当然未予言语反驳，反倒贴着冷礁石，于光下安静地冲我的镜头摇曳。

“哈哈，我决定了，尔当入书房！”我掏出小铲，替紫花地丁断了须根，轻轻连根托起了一抔深褐泥土，接着兴冲冲地归家。

紫花地丁的须根系，蜷于案头的粗陶内，乌黑乌黑，顶着瓣瓣静紫的孤卉，比墨染过的更深邃、更夺目。那紫卉，那乌根，拼就一座幽幽暗暗的微盆景，于我的案板上挺立着、端坐着，居然让整间杂乱的标本室皆暖了起来。

此诚乃抚慰风尘仆仆的林业人的一座微盆景啊！

视线向外凝望，乃是波澜壮阔的东海，乃是沉积着数千年渔俗的舟山群岛。那海天之间的佛光，映照过定海古城的戍边将士——抗击倭寇之戚继光的战船，亦映照过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知名的航海家、商贾、使臣、高僧的帆桅，更映照过近代抗英名将总兵葛云飞的战阵……

这一座幽幽的微盆景，岂是凡俗的案头清供可比？此亦为千岛舟山的微盆景，乃经历浩浩狂风巨浪的微盆景。

室内昏黄，然那案头的紫花地丁，偏显这般深情、深邃、深郁、深静。它呀，于暗处里绽得这般孤，只因它要在陶盆、净水、灯盏的映照里，为历久弥坚的海岛风骨、沧桑厚重的航海传奇，守一座微盆景，留一抹冷幽光。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晚报开启我的写作之门

朱晓君

我和《舟山晚报》第一次触电是2000年国庆节，10月1日，我的一篇短文《今昔走定海》发表在晚报第四版“星岛副刊”，记得收到8元稿费，还收到一份由邮局寄来的晚报，信封是牛皮纸，地址是编辑用圆珠笔手写的。时隔25年，我一直收藏着这份一共只有四版的晚报，连同信封，原样不动放在作品袋里。

2008年春，北京锦都艺术中心来舟山举办名家抽象油画展览，那时，抽象画被誉为绘画艺术的第三空间，如“初升的太阳”、收藏界的“原始股”。无独有偶，我之前刚巧在北京观过展，为之写的一篇随笔顺理成章被编辑冠以《大美无形》的标题刊登在晚报上。

《第一次上普陀山》（文配图），刊登于晚报“千岛文史”，有位长辈看到后为我写了一句评语“很有历史价值”。朋友的鼓励，编辑的认可，让我提升了写作信心，继续写文投稿，《我们曾经在一起》《那些年，自行车的浪漫时光》《母亲的家》《父亲的静动人生》《我的青春，我的食品厂》等多篇小文章陆续发表在瀛周刊“城市心情”和“千岛文史”上。我还斗胆向编辑缪老师讨教写作窍门，获得了她八个字的点拨，“不可太虚，不可太实”，对我以后的写作帮助很大。

大概2010年，晚报与舟山论坛、微博等网络互动，开设网事版，编录微话题、微新闻、微段子。当时，我所在单位为了创流量，要求每个员工开通微博。我也每天发微博，从无奈应付，到深耕细作，词语精炼水平大大提高，因为当时的微博朋友圈只能发一百四十字，包括@和各种标点符号。为了能言简意赅，我字斟句酌，推敲取舍，几

乎有“僧敲月下门”之境界，于是乎，无心插柳，这些“迷你豆腐干”不断被网事版采用，有时同一版就编录好几条，被同事调侃“开专栏了”。

到了2017年，晚报开设“老爸老妈周刊”，与百姓之情更贴近，阅读面更广。我的《西大街记忆》《废墟中的那棵树》被刊用。2023年，每周末又增开了“家周刊”，《父亲的烧饭乐趣》一文刊登在创刊号上。

这么些年来，我日常的心有所想、情有所衷以及家事、亲情等短文都通过晚报倾泻流淌，晚报成了我的专属文学园地。正如一位文友所说：真正的安静，不在于远离尘世，而是在内心修篱种菊。

自晚报创刊以来，我几乎天天阅读，最初是借单位的拿来看，初期的晚报含金量高，连中缝都有可读之处。单位的晚报在我手里发挥出最大价值。后来退休了，我就自己订阅，这一订已逾十多年，晚报成了我链接外界、获取社会新闻和本地资讯、丰富生活常识、熏染书香最便捷的窗口。而让我字字不漏阅读的是文学板块，让我心心念念期待的也是文学板块。出门旅行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取报纸，若看到有自己的名字，就是给予我的最好礼物。饭后睡前，一份报纸在手，津津有味，这一天才算没白过。

《舟山晚报》之所以能拥有众多粉丝，有那么多坚守的阅读群体，就是因为记者编辑们能不忘初心，从百姓小事着手，以小见大，反映社会动态，甚至是解决民生实事。

晚报爱百姓，百姓爱晚报。祈愿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大家都能越来越好，不离不弃，相得益彰！